



日 春

著 芷 黑 羅



客廳中之一夜

我爲何走進了這地方，在這冰冷的夜？

在這裏我看見了一座兀立的石頭在這陰溼的庭中，這彷彿是一座苔痕斑斕形狀奇怪的鍾乳玩石；我又看見一個彷彿滿盛着清水綠藻的碧瓦大金魚缸倚在一棵細葉紛披的天竹的幹旁；在對面階上中央我看見一個彷彿五尺來高的矗立的屏風，是朱漆髹的呢？或者剝蝕了？這些東西被庭院兩面房屋窗帷裏透出來的薄暗燈光濛濛地混合着，在階前，在院中，只現出黑魃魃的形塊，分辨不出（在蔦生人的眼裏）究竟是幾堆什麼東西。

然而即使是一個蔦生的客，跨進到這庭中來，又在這冰冷的夜間，除了那浮在薄暗

的朦朧燈影裏的彷彿可以想像，是彫簷畫棟的輪奐之外，還能夠嗅到一種異樣的氣味，一種在現今生活中不習見的氣味，一種從婦女們使用過的梳粧檯木質中揮發出來的髮油的氣味，古舊的閨閣裏的氣味，單只這氣味已經足夠使他憧憬於現在這站立的場所，雖是陰暗的，但曾經是有過光輝的。

呵！無論是我否熟知這人家的歷史，我站在這階前，正待被這裏的矮胖而年輕的主人邀請入室之先，我眼前的一片幻象不得不突然飛轉到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前的這地方，在夜間的光景裏去。

我彷彿離開了現在的地位，看見這朝北三楹房屋所在的地面完全被空闊的庭園所佔領，園中各種植物在暗地正分泌出初春草木的氣息，滋潤着晴夜的星空；我在長青樹旁佇立，從假山的崢嶸石峯下經過，籐蔓鈎住了我的衣裾，枝葉拂痛了我的臉頰，我的腳被那多青苔的泥土浸冷了，我的呼吸却非常酣暢；我走到一個假山的石洞前，這面是黑暗的，但將眼睛越過這幾堆凸凹的石上生長的一叢天冬草的末梢，就窺見對面曲闌

護着的石階和那更遠一點的彩色的玻璃方窗都浸沉在那從軒敞的廳內透出的溫和而帶紅色的光裏；我聽見廳內正有人飲讌，我聽見裏面的說話聲和笑聲；不時有人的影子在那不透明的窗上幌過，那是往來蹣跚的侍僕們吧？那是被肥甘膩滿了腸胃離坐走幾步的上客吧？那是主人把酒勸客巡席而走的姿影吧？那主人應該是面貌豐腴的吧？倘若是一位老年人，就應該是健旺的矍鑠的吧？可惜我不能瞧見他。一陣颯颯的微風從我頸後吹來，我回顧那遠而黑的一排木樁彷彿是幾株禿柳；那些樹榦之間隱約顯出一片白的水波；呵，還有池呢！這主人是一個個儻的退居的仕宦吧？他愛與輕裘緩帶的名族往來的吧？他愛聽坊伎的檀板清歌的吧？他也愛吟詠詩詞的吧？我在這黑暗的山石洞邊被眼前的夢一般的景象所迷惑，於是我彷彿又聽見一派悠揚的胡琴聲不知從那裏吹了來，又彷彿聽見嬌小的笑謔聲在更遠的處所。

我稍一動彈，立刻回到我現在的原處。我不能決定那遠了遠了的主人是屬於那一類的人物；我只能根據在這夜間一瞥的接收所給與我的周圍的力量，想象出那階前屏

風所遮蔽而爲稀薄的燈光瀰漫着的這正廳之內，決不是今日這般陰暗的模樣；那裏面決不至於像現在（望過去）用板壁隔成五六間的小小房間；那裏面決不致於和那死去的主人的第三代的後裔發生住居的關係；那裏面決不致於有膩人的髮油的香味在這冰冷的夜裏送入我的鼻觀來。

呵！我還有多餘的時間去冥搜關於這客廳的往跡嗎？那矮而肥的年輕主人已將我引到（他的）客廳內了。

這客廳便是那朝北三楹房屋之一，也可說那三間房全是現在的客廳，而昔日的客廳——卽是那面南的正廳——却變成了這年輕主人的內室。由這兩面房屋對立在夜色裏，中間讓出一塊可以望見星光的天井的這建築的高矮相差和形勢相異，便可推測到一家人口的繁衍上必要的處置和經濟上大家族的分崩。

我在這中楹的所謂客廳內，憑藉中央一盞在大理石圓桌面上的煤油燈的黃色的光，模糊瞧見上方壁上懸了一幀墨搨的行書挂幅；左旁是一個用鏡框嵌着的二尺多高

的老人半身像，那頭額和下頷全包隱在白髮內，大約是這家的祖父的遺像了。看去，他的眼角唇邊的皺襞裏處處表現出福相，是這樣笑瞇瞇的，瞧着那右邊房門口露出臨窗一張楠木書案上亂放着的一些黑色大小物件和一張灰白色的新聞紙。那房裏是黑暗的。那老人或許也能懸想到那房內挨壁必定安放着一排箱子，那是只留下了綠色彫鏤的書名在箱蓋上的書箱吧？或許那房內也同尋常的書房一般必定擺着合式的傢具，那是已經舊到變了顏色但是不曾改換牠們原有的闊大氣象的傢具的殘餘吧？或許還有一個落失了耳環的白銅炭火盆擱在栗色髹漆的舊盆架上吧？還有一張被空氣鏽蝕了鐵柱的鋼絲床吧？誠然誠然，可是在這樣的冷夜，那盆中何以沒有一點兒火爐？而那床上鋪設得頗溫暖整齊，但是他的這矮胖的孫子何以說夜間獨自兒冷得發抖呢？那老人始終微笑着，將這些重大的變動遺忘在他當日的安穩生活裏，這是我能斷定的。

可是我爲什麼闖到了這兒來呢？這却很難說個明白。

只說罷，不止一刻鐘光景，七八個約定的朋友都陸續來了，這地方便立刻添加了十

足的熱氣和光彩。我們便圍聚在那房裏賭博。燈光也明亮了，炭火也燃燒紅了。香煙，點心，熱茶，熱面巾，由一個漂亮女僕的手笑嘻嘻交換遞來供我們享受。我們的喧笑代替了昔日此地的（我想是）花木受着風吹的微吟；我們的意氣壓倒了外間壁上老人的誇耀一時的豪邁風流。

我們賭興正酣，忽聽到那矮胖主人又在向誰殷勤招呼了。進來的步聲很沉重，似乎是黑漆皮長筒馬靴踏在地板上的笨重響聲；這來客彷彿是一位新從戰地回到後防的下級軍官。

『噲，那房間給誰佔了？』大聲問過來的是習慣的威嚴的聲音。

『剛才幾位朋友約定了在這兒玩一玩錢，很對不起。』這邊頗無氣力但是恭敬地回答了。

『就這邊房裏也罷，燒個炭盆來！她在家麼？』那笨重的腳步已經隨着問話進對房去了。我聽來這「她」字的聲音裏似乎代表着一個可愛的女人，而這威嚴的來客所要求

的女人似乎又與那矮胖的年輕主人有某種骨肉的關係吧？我聽見他似乎不曾哼出什麼響亮的否定的回答。

唉！這是一處什麼場所呢？

我瞧瞧這些圍攏在桌旁的景象：有搖擺着的赤紅的面孔，有燃燒着一般的轉動的眼球，有繚繞於人們頭髮上耳邊間的團團的煙霧，有從希望勝利的嘴裏喊出的緊張的呼喝。我似乎墮在一種迷霧裏了。

頭家揭開來的骰盆裏明明是三個五點湊成一個椅形在內；押『單』的贏了。『下次便應該是一十四點。』我想。

『雙！』我擲下了四塊洋錢。

那高顴骨的朋友笑吟吟慢騰騰揭開骰盆一亮，多數的聲音喊道：『單！雙紅！』我驚了一下。許多肩膀和眼睛互相擠着瞧着，談論贊美他們的先見。於是我最後的四塊洋錢也輸掉了。

呵！我終竟墮在一種迷霧裏了！這受了損失的金錢，不知在什麼時候竟和那個「她」字聯合起來，於是這房裏的一切木質的傢具和床上的帳褥，一時都像變成了一片極微細的波浪般飄蕩起來，發出女性身上的氣息，和我先前所嗅得的一般。呵！這氣息裏有詩味的溫柔與尊榮，有肉體的密貼與嫉妬；這是有感情的動物不能忍受的有毒的刺了。我很想去瞧瞧那矮胖的年輕主人現在正做出一種什麼樣的面相呢？

我獨自溜了出房，被夜的冷氣壓得打一個寒噤。對面房裏已經有嚶嚶的語聲，彷彿半夜起來聽到的鄰人夫婦的絮語一般。那壁上左方老人的肖像依舊笑瞇瞇地俯瞰着這廳中他所遺留下來的器具，靜靜發出滯澁不明的輝彩。這小小客廳裏的光景比我來時更暗澹了，雖然那圓桌上的煤油燈依舊放出黃色的光芒，雖然那一堆朋友們依舊在房裏熱鬧呼喝，街中的更鼓却有催人歸去睡眠的意思了。

『先生，就回府去嗎？』

呵！我正待尋探的那主人，從外面走了進來，青灰色綢面舊棉袍的領口上一個方面

的大圓腦袋，領下約略顯點鬚樁很謙遜地向我笑說『先生對不起招待不周，閑時再請過來。』

我在模糊的燈光裏仔細瞧着他的面貌確實是肥胖的，但是這肥胖或許是遺傳的關係吧？因為那眼眶下方和鼻梁兩旁的皮膚裏彷彿有灰色的血液停滯着，這又是消化不良與失眠的病徵了；然而笑嘻嘻的送客的容顏直陪我出了那所巍大的但決不是一姓人家獨居的房屋的门。

很久，我的印象中那客廳的夜間的光景，時而是從燦明華麗的殿宇中流出溫暖的笙歌，時而是從那稀薄的燈光所籠罩着的窗帷裏透出一陣陣陰暗的迷惑的髮油的香味；這真是沒可奈何的事了。

一九二七，三月十日。

...

...

...

...

...

...

...

...

...

春日

一個人住在村中總比在城市更容易知道時序的變換。一聞到風裏帶來的氣息，雖然顏面和藏在厚襲的衣服裏的全身皮膚觸着流通的空氣比在過去了的冬天更畏縮到想尋一所溫暖的地方躲起來，我總常常向自己誇示：我已經看見了田裏開滿了紅色的紫芸英和淡白色的萊菔花；胡蝶雖不見，野蜜蜂和各種雀鳥的鳴聲常在這些有雜花的綠田裏或土垣邊叢薄中喧鬧；各種樹木發生出點點絳色嫩葉或淡青色嫩葉在日光中放亮；園圃中一畦的青菜，有的從那簌簌紛披的葉簇中央挺生着一枝有細碎黃色花冠的莖，間或有一隻不曾凍死的紅背黑斑小甲蟲在那花冠的萼上抱着；很難得的碧淨無垢的青空，四至接連地平，圓穹似的覆翼着這生動的世界，那從田間溝洫裏泛溢出來

的流水分開小路向水塘傾泄時種種大小不同的琤琮的微響都能使那至高的青穹生出寬大的喜悅向下界傾聽——呵！我彷彿已經看見這景象了。

我懷着這般的期待，這般的期待，去面臨這尙不能脫出寒冷的嚴威和烏雲的陰鬱的春，實是一件令人連坐臥都不能安帖的事。

可是小孩們却從不會有這樣的感覺。他們有時爲了一件做得不合成人心思的事挨受尊長輩的一頓罵；或者爲了一回他們自己中間的糾紛挨受一頓打；他們要求糖果不得，便給一撮炒豆，也能滿足地笑了跳開去；他們一見面，分不出衣裳的華美和襤褸，同樣地牽着手在泥地上做那堆築倉舍抱育嬰孩的模仿遊戲。關於時序的變動，他們只覺到秋天一完便稍稍有點悵然了；一聽到這是春天，他們的心目中中都裝滿了現實的春天，並且希望着那使他們能夠脫去衣裳的束縛的綠草豐茂的夏天快些飛來。呵！這便是他們——一聽到『王嬋嬋來了』便一傳兩，兩傳三的抱着從心中躍出的狂喜，呼喊跑跳地有的從那吐出通紅的火焰的竈口邊，有的從那被雨潤溼了的廊簷的階沿上，有的

從那正吱吱盤旋着的紡車的側旁，有的從他母親的懷抱裏，鴉鵲一般的齊飛了出來旋轉着，舞蹈着，火雜雜地拍着手兒去歡迎那我所不知的一個老婦人——的心情！

這王婆婆是誰呢？我不能不問了。

『這是一個孤獨的老婆婆。』有人答應。

她有多少年紀呢？

『不知道，從來沒人問過她。』

她住在什麼地方呢？

『她沒有一定的居處。今天晚間在這裏，明天早晨她又在那一家的門口了。』

她簡直沒有固定的休息地方麼？

『她有一個大搖籃，放在一輛獨輪車上；她就休息在那搖籃裏。她已經老到這樣殘廢了，須得旁人推動她的獨輪車，由這家傳送到那家；她是一個乞丐。』

呵！她是一個乞丐？

『是的她是生活在那至高的青穹之下的一個人無論在什麼時候節她總在太陽底下或風雨之中遊行，在人家的門外簷下伴着霧露或雪花住宿；在黑雲遮滿的夜或在星月皎潔的夜，她聽到一切靜寂中的靜寂裏一切生物的繼續生長的細微的響聲或者那瀕死的幽幽的歎息；在曙色的青光裏，她看見一切東西的甦醒的狀態和一切聲音的擾動的波浪，她認識神秘的力。』

因為這神秘的力，所以她能講出神秘的故事，所以小孩們都喜歡她麼？

『不是的。』

那是什麼？

『小孩們說，「王嬈嬈，你笑給我看。」她笑了，從她那多皺紋的眼睛裏笑出來小孩們喜歡的容顏。小孩們說，「王嬈嬈，你做一個囡囡的哭聲給我聽。」她哭了，從她那沒有一顆牙齒的抿着的嘴唇裏出來了渾沌的嬰兒的啼聲。小孩們說，「王嬈嬈，你學狗叫。」那立刻就有一隻壯強而有精力的狗的咆哮。小孩們說，「王嬈嬈，你口裏沒有牙齒了，你

怎樣喫飯呢？」她便把那寬大的下頰做出老牛喫草時那種緩慢而可憐的磨動的樣子說，「你們看，就是這樣的。」她哈哈地笑了，於是小孩們也哈哈地笑了。小孩們跳着鬧着圍住她說，「王婆婆，你像我們這樣跳一個跛跳，你能夠麼？」她哈哈地笑着將她的一根彎曲的拐杖撐住她的右脅，駝駝的軀體聳起半邊肩膀，懸吊起一隻腳，在地上這樣跳動，歪呀歪的像一個壞了的不倒翁；小孩們便鬨然大笑的拍着巴掌說，「王婆婆跳跛跳啦！」

呵！……

「她到了任何人家，那人家的小孩們便歡喜；一到喫飯的時候，大家爭吵着送篋碗，送飯菜給她；而且他們的尊長輩也自然生出歡喜，忘掉了那種一見到向他們討求穿的喫的人來了時的歪皺的臉相。你看，她是一個什麼人？」

我不知道。

和我問答的人不見了。

我慢慢踱出到大門邊，看見外面簷柱下旁真的有一個大搖籃橫在一輛獨輪車上，

裏面隱約現出些枯了的稻梗和一床破爛的棉絮喧鬧的笑聲正從突出牆角的那邊傳過來。一眨眼，我瞥見了一個用淡黃布巾包兜着下頰和頭髮的老婦人的側影，高鼻子和寬顴骨僅僅現出在那包巾之外，一手拄着拐杖，正從眼角邊向那些小孩們擠出笑臉來呢！

悄然的我，只能不敢驚動他們而退回了。

一九二七，三月十六日。